

阴阳师

梦枕貊

第一卷



阴阳师

第一卷

〔日〕梦枕獯 著 林青华 施小炜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阳师.第1卷/[日]梦枕貳著;林青华,施小炜译.

-2版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4.1

ISBN 978-7-5442-6965-0

I. ①阴… II. ①梦…②林…③施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884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2-011

ONMYŌJI

Copyright © 1988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8 by Bungeishunju Ltd.

ONMYŌJI - Hiten no Maki

Copyright © 1995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5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Office 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阴阳师·第一卷

[日]梦枕貳 著

林青华 施小炜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朱文婷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46千

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版

印 次 2014年3月第3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965-0
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阴阳师

- 3 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
- 40 梔子女
- 60 黑川主
- 90 蟾蜍
- 117 鬼恋阙纪行
- 150 白比丘尼

飞天卷

- 167 小鬼难缠
- 183 寻常法师
- 206 陀罗尼仙
- 226 夜露
- 240 鬼小町
- 260 桃园木柱节孔婴儿手招人
- 270 源博雅堀川桥逢妖女



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

一

这是一个奇男子的故事。

打个比方说，这个故事，是关于一个像夜空中随风飘动的云朵般的男子。在昏暗中飘动的云朵，看不出它在一瞬之间形状有何改变，但若一直注视着它，会发现不知不觉中形状改变了。本是同一片云，形状却无从把握。

就是这样一个男子的故事。

他的姓名为安倍晴明，是一位阴阳师，生于延喜二十一年，应在醍醐天皇之世。但这个人物的生辰死忌，却与本故事没有直接关系。也许不弄清这类数字，反倒能增添故事的妙趣。

不必在意这些问题吧。那不妨信笔写来好了。这种写法说不定正适合安倍晴明这个人物。

平安时代仍然是民智未开的时代，有好几成人仍对妖魔鬼怪的存在深信不疑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人也好鬼怪也好，都屏息共居于京城の暗处，甚至在同一屋檐下。妖魔鬼怪并没有藏身于边远的深山老林。

阴阳师，说白了，叫占卜师也不妨。称为幻术师、神汉似乎也可以，但都不够准确。

阴阳师观星相、人相。既测方位，也占卜。既能念咒，也使用幻术。

他们拥有呼唤鬼怪的技术，那种力量肉眼无法看见，与命运、灵魂、鬼怪之类的东西进行沟通也不难。朝中甚至也设有此种职位，朝廷设有阴阳寮。

晴明被朝廷授予“从四位下”的官阶。一位是太政大臣。二位是左、右大臣和内大臣。三位是大纳言、中纳言。朝中议事，晴明有相当的发言权。

在《今昔物语集》里面，记载着这位安倍晴明的好几件趣事。

据书上说，晴明自幼师从阴阳师贺茂忠行修行。自那时起，晴明便显示了某些阴阳师独具的特殊才能，可归入天才之列。

《今昔物语集》记载，晴明年纪尚小，某个夜晚随师父忠行外出，到下京一带。

下京位于京城南面。从大内穿过朱雀门，沿朱雀大路走到尽头，差不多在京城南端的罗城门附近。大内到罗城门之间约八里有余。

晴明一行乘车外出。

《今昔物语集》没有载明是何种车。应该是牛车吧。何故连夜前往下京，书中也同样没有写清楚。不妨假设是偷偷摸摸去那里会相好的女人。

忠行自己乘车，随行人员徒步。随行者包括晴明在内仅二三人。除了牵牛引路和提灯照明的，余下的一人就是晴明。他这时的年龄，书中没有提及。试着推测的话，应该只有十岁出头。

其他随行人员都穿一身精干的直垂，晴明却穿着显旧的窄袖便服配裙裤，赤脚。他穿的应该是别人的旧衣服。

按常理来说，他身上的旧衣服难掩才华，脸上该透着凛然之气才是。其实不然。他那端正的脸庞，肯定是这个年龄常见的娃娃脸。

在某个重大关头，却表现出颇为老成的言行——他应是这种类型的少年。

可能在老师忠行眼里，年轻的晴明瞳仁深处，时时闪现着他人没有的才华的火花。但也仅此而已。

因为忠行察觉晴明内蕴的灵气，其实是始于这个晚上发生的事。

还是言归正传。

牛车平稳地走着，来到京城边上。忠行在车里睡得很踏实。走在车旁的晴明，无意中往前方一望，发现有种怪异的东西。

从对面走来的，不正是青面獠牙的“恶鬼”吗？

随行的其他人似乎丝毫没有察觉。

晴明马上打开车窗。

“忠行大人……”

他唤醒睡梦中的忠行，急急报告所见的情况。

忠行醒来，把头探出车窗外，往前望去，果然看见一群鬼魅远远走来。

“停车。”忠行对随行人员下令，“躲到牛车的阴影里，屏息不动。不能发出一点声音！”

忠行运用方术，让鬼魅看不见牛车和这些人，便走了过去。

自此以后，忠行常让晴明跟在身边。据说他将自己平生所学悉数传授给了晴明。

《今昔物语集》有云：“如灌水入瓮。”意谓贺茂忠行将自己的瓮中之水——阴阳之法，毫无保留地倒入安倍晴明这瓮里。

忠行死后，据说晴明的住宅位于土御门大路以北、西洞院大路以东的方位。若从处于大内中心的紫宸殿来看，则为东北面，即艮（丑寅）的方位，也就是鬼门。

平安京的东北方有比叡山延历寺，而大内的东北方位又设置阴阳师安倍晴明的住处，这样的双重安排并非偶然。

平安京这座都城的形状和结构如此设计，是因为发生藤原种继被暗杀的事件之后，要保护桓武天皇免受废太子早良亲王的怨灵侵害，所以仅十年就放弃了长冈京，转而建都平安京。

不过，这些都是晴明出生之前的事。与这里要讲的故事没有直接关系。回到《今昔物语集》。

且说晴明住在鬼门方位的宅邸里，有一天，一位老法师前来拜会。老法师身后跟着两个十来岁的童子。

“法师因何事来访？”晴明问道。

“我居住在播磨国。”法师答道。

报上自己的名号智德之后，老法师旋即说明来意。

自己一直想修习阴阳道，就听到的传闻而言，最精于此道的阴阳师就是您。请无论如何也要教我阴阳之法，一点点也好……

智德老法师将这番意思告诉了晴明。

听了老法师的话，晴明心想，这位法师正是精于此道的人，这番安排正为试探我。

晴明察觉到了老法师真正的目的：他阴阳之道颇高，一定是来试探自己的。带来的两个童子也许是式神。

唔，也好。晴明心中暗笑。

所谓式神，也可写成识神，就是一种平时肉眼看不见的精灵。

它不算上等的灵，是杂灵。阴阳师用方术将杂灵作为式神，用以驱使。但根据阴阳师的功力，所操纵的杂灵的档次或为上等，或为下等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晴明边点头边在心里赞叹：并非等闲之辈啊。因为自称智德的老法师所用的式神，是半吊子水平的人难以控制的。

“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可是，今天还有些推不掉的重要事情……”

晴明对老法师解释，请他暂且回去，稍后择过吉日，再烦请移步见教，是否可以？

说着，晴明把双手伸到袖内，悄悄结了印，默念一咒。

“那就等择过吉日……”老法师搓搓手，用手抵住额头，回去了。

可是晴明没有动。他抱着胳膊站在那里，仰望天空。

不久，他估计老法师已走出一两个街区，却见老法师穿过敞开的大门返回，边走边四下张望，不放过可能藏人的地方，诸如门口、上下车处。

老法师再次来到晴明跟前，说道：“本该跟在我身边的两个童子，忽然不见了。是否可请赐还？”

“还给您？”晴明佯作不解地对老法师说，“我没干什么呀。您刚才也在场，很清楚的。我就站在这里，怎么能把两位童子藏匿起来呢？”

听了这话，老法师向晴明低头致歉：“对不起。其实那不是童子，而是我使用的式神。今天我是来试探您的功力的，可实在望尘莫及。请原谅我吧。”

老法师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。

“您要试探我不妨，但草草行事可骗不了我。”

晴明说话的腔调为之一变，得意地笑了。

一种不算粗俗也不那么高雅的笑容，浮现在他的唇边。那唇悄然解除了咒文。

很快就有两名童子从外面跑进来，手中各自托着酒肴。

“让他们在外面买的。难得让我高兴，这些酒菜你们就带回去吧。”

如果此时晴明真的调侃一句，倒是适时而有趣的事，但《今昔物语集》上并没有记载，只写了两名童子飞跑进来。

老法师心悦诚服，说道：“自古驱使式神并非难事，但将他人操纵的式神收藏起来，可不是一般阴阳师做得到的啊。”

老法师激动得脸都涨红了，定要拜晴明为师，并写下自己的名签交给晴明。

一般说来，亲手写下自己的名签交给对方，在练方术的人中间是

绝少有的事。这样一来，就等于把性命交到对方手上。

《今昔物语集》的记载还有这样一段。

有一天，安倍晴明前去居住在广泽的宽朝僧正的住处。年轻的贵公子和僧人都挤过来要跟他说话。大家都听过关于晴明的传闻，要说的话自然集中在方术上面。

“你是惯使式神的，那么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杀人吗？”有人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这行当里的秘事，也好这样贸然打听吗？”

说不准晴明就是以一种骇人的眼神，直视这名提问的贵公子。

等这位贵公子露出胆怯的神色，晴明才掠过一丝自得的微笑，说道：“哪能轻而易举就杀人呢。”

他让贵公子们放心，也许还加上了一句：

“哈，不过方法可是太多啦。”

“那杀死小虫子之类的，肯定轻而易举吧？”又有一位贵公子问。

“哦，没错。”

晴明应答之时，庭院里恰好有五六只青蛙跳过。

“你能杀死其中一只吗？”这位贵公子继续追问。

“可以。不过……”

“有什么妨碍吗？”

“杀未尝不可，但杀了之后却无法让它复生。无益的杀生是罪过。”

“试一下身手吧。”

“我很想见识一下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贵公子和僧人们都聚拢过来。

对于晴明的方术，大家早有耳闻，都想亲眼见识那番光景。这番好奇心让众人眼睛发亮。

从这种情势来看，若此时晴明借辞推托、不当场出手，就会成为众人的话题，被说成“这家伙也不过如此，有名无实”。

晴明瞥一眼众人，说：“你们真要我做罪过之事吗？”

他随即念念有词，伸出右手，用白皙的手指从垂落屋檐的柳条上随手摘取一片嫩叶，将叶子往空中一抛，念咒。

叶片飞舞在空中，轻轻落在一只青蛙上面。就在一刹那间，青蛙被压烂了，当场死掉。恐怕是蛙肉与内脏涂地。

僧等见此，皆大惊失色。

《今昔物语集》如是说。

晴明似乎还在家中无人时使用式神。家中明明没有人在，板窗却能自动打开、关闭；即使没有人去开门关门，房门也能自行开关。

种种不可思议的事，发生在晴明周围。

翻翻其他资料，看样子这位安倍晴明偶尔好使方术吓人，从智德法师和杀青蛙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晴明好像颇以此为乐。一方面正正经经，给人一丝不苟的印象，其实也有孩子气的一面。

以下只是我的想象：安倍晴明这家伙，恐怕在为朝廷服务的同时，也有不少与凡人相同的地方，尤其对人情物理了如指掌。

他是一位身材修长、肤色白净、目光如水的飘逸美男子。

当衣着典雅的他漫步走过，宫中的女人们目睹其风采，一定会窃窃私语。想必也收到过一些血统高贵的女人送出的、写有含情脉脉的和歌的书信。

晴明凭借自己的聪明，处世几乎万无一失，但似乎也有无意中出言莽撞的时候，例如一不留神就对天皇脱口而出：“哎，哎！”

浮现出典雅微笑的双唇，有时也会浮现出卑劣的笑。

由于阴阳师这一职业的性质，他既须通晓人性的黑暗面，在宫中

又须具备相当高的修养。汉诗要熟记于心，吟咏和歌的能力要有，乐器方面也须有一两种拿得出手，比如琵琶、笛子之类。

我想，平安时代是个风流典雅却又黑暗的时代。

此时，我就要讲述这位男子的故事。他像风中浮云一样，飘然隐身于多姿多彩、风流文雅却阴森可怖的黑暗之中。

二

朝臣源博雅登门拜访安倍晴明，是在水无月之初。

水无月即阴历六月，以现在的阳历而言，大约是刚过七月十日。这期间，梅雨尚未结束。

连续下了好几天雨，这天难得地放晴了，但也不算阳光明媚，天空像蒙了一层薄纸般白茫茫的。

时值清晨。树叶和草叶湿漉漉的，空气清凉。

源博雅边走边望着晴明宅邸的围墙。这是大唐建筑式样的围墙，齐胸以上的高度有雕饰，顶上覆以山檐式装饰瓦顶，令人联想到寺庙。

博雅身披水干，足蹬鹿皮靴。

空气中悬浮着无数比雾还细小的水滴。在这样的空气中步行，水干的布料就会吸附这种小水滴，变得沉重起来。

朝臣源博雅是一名武士，左边腰际挂着长刀。看样子年过三十五，但没到四十。走路的样子和言谈间透着习武之人的阳刚气质，相貌倒显得平和，神色中有一种较真的劲儿。

此刻，他一副劲头不足的样子，看来心中有事牵挂。

博雅站在门口。院门大开，往里面探望，看得见院子里的情景。满院的草经昨夜雨水滋润，青翠欲滴。

这岂非一座破庙？

这样的表情浮现在博雅脸上。

虽说还不至于到荒野的程度，院子也的确未加修整。

正在此时，芬芳的花香钻进了博雅的鼻腔。原因一望而知。草丛中长着一棵经年的大紫藤，枝节上仍有一簇盛开的紫藤花。

“他真的已经回家了？”博雅嘴里咕哝。

早就知道晴明是个喜欢任由草木随意生长的人，但眼前所见似乎又太过分了。就在他叹气的时候，正屋那边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。虽说是女子，却身着狩衣和直贯。^①

女子走到博雅跟前，微微躬一躬身，说道：“恭候多时了。”

这是个年方二十、瓜子脸的美丽女子。

“在等我？”

“主人说，博雅大人马上就到了，他要我出迎。”

博雅跟在女子身后，心里琢磨为何晴明知道他要来。

女子带他来到屋里。木板地上放着榻榻米，晴明盘腿坐在上面，两眼盯着博雅看。“来啦……”

“你知道我要来嘛。”

博雅说着在同一张榻榻米上坐下来。

“我派去买酒的人告诉我，你正向这边走来。”

“酒？”

“我出门有一段时间了，太想念京城酒啦！你是怎么知道我已经回来的？”

“有人告诉我，昨夜晴明家的灯亮了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这个把月你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
“高野。”

“怎么忽然就……”

①狩衣，平安时代由狩猎服演变而来的男式便服；直贯，公卿贵族日常穿的束脚肥腿裙裤。

“有些事情想不明白。”

“想不明白？”

“就是说，忽然想到了某件事，所以去找高野的和尚谈谈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晴明挠挠头，望着博雅。

这两个人的年龄都不易猜。从外表看，晴明显得年轻，相貌也更端正，鼻梁挺直，双唇如薄施粉黛般红润。

“是什么呢？”

“你是个好人，不过对这方面的事可能没多少兴趣吧。”

“你得先说是什么事呀。”

“咒。”晴明说道。

“咒?! ”

“就是去谈了一些有关咒的事情。”

“谈了些什么？”

“比如，到底何谓‘咒’之类的问题。”

“‘咒’难道不就是‘咒’吗？”

“这倒也是。只是关于咒究竟为何，我忽然想到了一种答案。”

“你想到了什么？”博雅追问。

“这个嘛，比如所谓咒，可能就是名。”

“什么名？”

“哎，别逗啦，博雅。一起喝上一杯重逢的酒好啦。”晴明微笑着说。

“虽然不是为酒而来，酒却是来者不拒。”

“好，上酒！”晴明拍拍手掌。

廊下随即传来裙裾窸窣声，一位女子手托食案出现了。食案上是装酒的细口瓶和杯子。她先将食案放在博雅面前，退下，又送来一个食案摆在晴明面前，然后往博雅的杯子里斟满酒。

博雅举杯让她斟酒，眼睛则一直盯着她看。

同是狩衣加直贯的打扮，却不是刚才那名女子。同样年约二十，嘴唇丰满，脖颈白净，有一种诱人的风情。

“怎么啦？” 晴明问注视着女子的博雅。

“她不是刚才那个女人。”

那女子微笑着行了个礼，又给晴明的杯子斟满酒。

“是人吗？” 博雅直率地问道。

他是问，这女人是不是晴明驱使的式神或其他东西。

“要试一下？” 晴明说道。

“试？”

“今天晚上你就金屋藏娇吧……”

“别取笑我啦，无聊！” 博雅回道。

“那就喝酒吧。”

“喝！”

两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女子再往空杯里斟酒。

博雅望着她，喃喃自语：“永远都弄不清楚。” 又叹了一口气。

“什么事弄不清楚？”

“我还在琢磨你屋里究竟有几个真正的人。每次来看见的都是新面孔。”

“咳，你算了吧。”

晴明边答话边向碟子里的烤鱼伸出筷子。

“是香鱼吗？”

“早上有人来卖的时候买的。是鸭川的香鱼。”

香鱼长得很好，个头颇大。用筷子夹取鼓起的鱼身，扯开的鱼身中间升腾起一股热气。

侧面的门开着，看得见院子。

女子退出。仿佛专等此刻似的，博雅重拾旧话。

“继续刚才的话题吧。关于咒的问题。”